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二

契丹滅晉劉知遠復汴京附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性粗率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爲之耳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秘瓊也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爲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爲怯謂人曰秘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爲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帝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七月徙遇爲昭義節度使

五年 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奪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部部落千餘帳自五臺

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州谷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耻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為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棧刺遣輕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陁各帥部衆歸附党項等亦遣使納契丹告身職牒言為虜所陵暴又言自二月以來令各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設於虜庭者皆延頸企踵以待王師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

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疆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恭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慮朝廷重違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子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中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啟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早

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靈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快今見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為憂

秋七月帝憂安重榮跋扈已已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

八月帝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

九月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珣使于契丹彥珣至其帳契丹主責以

使者死狀彥珣曰譬如人家有惡婦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乃解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言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藩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冬十月帥其眾歸于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其精騎以隸麾下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鞞鞞契苾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遠鞞鞞契苾亦莫之赴重榮勢大沮

冬十二月

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饑民衆至數萬南向鄴都發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為散指揮使相得歡甚重榮鎮成德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衆然心實忌之及舉兵

止用爲排陳使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爲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周爲馬步都虞候 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爲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爲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却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胄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珣還

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爲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

之函送契丹

夏四月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

爲計五月己亥始有疾 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

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六月乙丑帝殂道與天

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奏廣晉

尹齊王重貴爲嗣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爲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

毋得偶語初高祖殊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

遠由是怨齊王 秋七月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

揮使 冬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于顯陵廟號高祖

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

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爲杜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它日必躬擐甲胄與契

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

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

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齊王  
天福八年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京然猶與契丹  
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  
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  
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  
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  
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  
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隣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  
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覩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  
橫磨劍足以相待它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  
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唐  
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

如契丹者皆繫之幽州不得見梁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景廣所  
沮帝以延廣爲有定策功故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  
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  
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楊光遠之叛也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  
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  
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  
當立汝爲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  
力畫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  
以備之

開運元年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  
入寇逼貝州延照思溫之子也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爲  
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

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會令温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繼權知州事繼既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繼書生無瓜牙珂自請願效死繼使將兵守南門繼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繼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契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繼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排陳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為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使王周為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為步軍右廂排陳使太原奏契丹入鴈門關恒邢滄皆奏契丹入寇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往說楊光遠光遠遣光裔入奏朝廷遣使與光裔往復慰諭之事見范陽之叛帝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壬午以待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為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為東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軍先餐時用兵方略

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兼陵侮諸將雖天子不能制乙酉帝發東京下交滑州奏契丹至黎陽戊子帝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王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帝復遣譚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僖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遁去大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行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贊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  
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谷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谷契丹主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東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使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壬子以彝殷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

及馬家口忿志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潘彥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贊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同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 契丹偽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立城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鄆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亡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



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  
來云契丹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 契丹主  
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  
殆盡留趙延照爲貝州留後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 丁亥詔太  
原恒定兵各還本鎮 辛卯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之 敕天下籍  
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 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  
杜兵復取德州己酉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保義節度使丑周留鎮澶州  
庚戌帝發澶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  
景延廣旣爲上下所惡帝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  
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爲西京留守以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爲侍  
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見契丹疆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  
縱酒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

封劔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  
縣吏復因緣爲姦河南府出繕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  
河南盧僊言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  
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  
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恭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棲堞爲名率民財以  
實私藏大理卿張仁愿爲括率使至兗州賦繕錢十萬值審信不在拘其  
守藏吏指取錢一困已滿其數 丙戌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  
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  
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爲貝  
州行營都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葉城而遁屯  
於瀛莫阻水自固 六月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  
不可丙午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州刺史捕  
從遠亦比屬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  
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  
以從遠爲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 秋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  
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  
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  
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  
山東皆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  
不速爲之至是雖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  
知見疎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  
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十  
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

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  
張從恩鄴都留守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  
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威  
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吳諸軍恐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  
相州不復能整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  
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  
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契丹  
寇邢洛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壬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  
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  
騎前覘契丹至鄴縣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  
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

相殺傷甚衆遇馬斃丙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爲虜所困語未半有一騎白遇等爲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即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號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有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軍

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城時從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紛入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棄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爲行計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爲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帝發大梁 二

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壬申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至潼州  
已卯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  
橫挑疆胡勝之猶有後患况不勝乎契丹自恒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祁  
州城下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  
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廼壽語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  
禍莫若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  
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耳終不效公  
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 丙戌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  
馬全節等進軍 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  
都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帝欲罷維翰  
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請以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  
以玉為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以事閹竇為僕夫後隸焉

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帝為腹心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彥韜  
相結以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  
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  
州城及契丹入寇澶州鄴都之間城戍俱陷議者以澶州鄴都相去百五  
十里宜於中途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  
商樂之民以實之 乙巳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  
祁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秦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甲寅取蒲城獲契丹  
酋長沒刺及其兵二千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  
至虎北口聞晉取秦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為備  
杜威等懼丙辰退保秦州戊午契丹至秦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  
軍至陽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遂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壬戌  
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十一  
之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日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坳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奚車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鷄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必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為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為我不能逆風以戰而出其不意爭擊之此兵之說道也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

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遵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為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回輅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鬪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鷄既下馬蒼黃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卒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唯趙延壽得免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秦州隸定州夏四月辛巳帝發澶州甲申還大

梁 順國節度使杜威又鎮恒州性貪殘自恃貴戚多不法每以備邊爲名歛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奪取之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爲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村落盡威見所部殘弊爲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彊累表請入朝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常憑恃勲親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帝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公勿以爲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五月丙辰威至大梁 已來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并鎧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笏二十萬表云皆在本道帝

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爲牙隊而稟賜皆仰照舊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節鉞帝許之 六月癸酉以杜威爲天雄節

度使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

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

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

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

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契

丹以紆國患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丹甲辭謝過

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

丹語爲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穀等曰卿使晉使再來

則南北不戰矣 秋八月丙寅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

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

大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曷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歎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平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每喜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湊其門由是朝政益壞 九月戊申置威信軍於曹州遣待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 乙卯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恒州 初帝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廩近讀書否帝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帝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

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十二月罷維翰政事為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崧為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維翰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柰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三年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繁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久之至于餘家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

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抄掠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爲鄉道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充鄆滄貝之間盜賊蠱起更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爲之備 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薊人李勣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爲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 秋七月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

以厚利召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齋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父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爲期約 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轉關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推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 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州 帝旣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宴賜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又與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



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資詔褒賞之吐谷  
渾由是遂微 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揚武谷斬  
首七千級 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泰州斬首二千級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祐遣樂壽監軍王繼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  
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  
積水無際契丹王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繼與天雄  
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  
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祐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  
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  
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聞卿為將常費私財以賞戰  
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  
乞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贊之及將北征帝與馬

李崧議以威為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威貴為將相而  
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  
愈也不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  
泰寧節度使安審琦為左右廂都指揮使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  
廂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節度使梁  
漢璋為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為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  
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為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為先  
鋒都指揮使仍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  
幽燕盪平塞北又曰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  
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 杜威李守貞  
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  
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

府事已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  
謨幹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遇契丹於南陽務  
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束城等數縣請降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  
而還 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杜威等至武彊聞之將自冀貝  
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  
復趣恒州以彥澤為前鋒甲寅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  
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  
不勝恐晉軍急度滹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  
久之計遂不去 杜威雖以貴戚為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  
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  
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  
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

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  
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  
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  
凶懼翰等至樂城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黥  
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翰契丹之舅也  
十二月丁巳朔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  
行周荀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犇衝遣軍將關勳走馬  
上之己未帝始聞大軍也中度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  
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  
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祚等還為契丹所  
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慄慄莫知  
為計開封尹齊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鷂

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帝欲自  
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使戍荊州曰壬  
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以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  
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  
軍去恒州五里守此何爲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  
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  
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爲契丹  
所敗浮水抵岸得免因退走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  
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  
救此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  
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洛州人也甲子契丹送  
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

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洎素浚恐不  
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  
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閤門使高勳齎詣  
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踊躍以爲  
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漆盡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  
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已聞者  
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  
威已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以威爲  
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  
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  
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  
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及杜威旣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

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  
穀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麻荅為  
安國節度使以客省副使馬崇柞權知恒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  
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  
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  
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  
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傳住兒為都監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  
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  
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壬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  
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  
彥澤自封立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

德門外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携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親軍  
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齊繼  
翰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  
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夫古今與太后及妻  
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  
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女傳住兒入宣契丹主  
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  
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  
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  
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  
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偕坐見維翰維翰  
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

無以應遣兵守之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粟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即驅出斷其腰領彥澤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邠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天福七年  
張彥澤獲亡將楊洪斷其手足斬之朝義節度使上周奏之帝釋而不問李濤伏閤極論其罪甲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  
齊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

見者流涕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帝訣相持而泣歸第自經死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筠筠亦辭以它故不進又欲見李筠李筠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馮玉伎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楚國夫人丁氏延照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詬詈立載之去是夕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爲如是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爲彥卿所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主竭方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己卯延照延寶自牙帳還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

憂必使汝有敢飯之所帝心稍安士衆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  
工又不與前史相應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帝奏頃玉從珂自  
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爲羣臣備知臣今日馬  
敢匿寶乃山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塗奉迎張彥澤先奏之  
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璧奉車大臣輿觀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  
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又詔晉文武羣  
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有司欲備法駕迎契丹主報曰吾方櫛  
甲搃戎太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却之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  
捕景延廣延廣倉猝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  
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事凡十條延廣  
初不服榮以紙片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  
面伏地請死一鎮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  
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乘車駐馬高阜命起改服  
撫慰之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汝字邪汝昔鎮  
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  
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  
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  
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  
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  
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  
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贖彥澤罪已且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  
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勳命斷  
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齧其肉而食之契丹送

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夜伺守者稍急扼吭而死 辛卯契丹以晉  
主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使謂李太  
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  
甚謹所以失者違先君之志失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毋不  
隨予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  
侍中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  
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  
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析守者  
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  
守衛晝夜不釋兵仗礮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厭勝契丹主謂晉羣  
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廢東京降開封府  
爲汴州尹爲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

趙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王素聞  
一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亦入傳於樞密院  
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  
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  
建瑋之子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  
重威旣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  
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  
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澗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  
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又  
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  
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廷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  
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

得之豈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  
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  
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  
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  
知也然則柰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  
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旣而返爲仇讎北向與吾  
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  
患乎延壽曰鄙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  
恒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  
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癸卯晉主與李  
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實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  
丹遣三百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

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  
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  
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慕歎曰天平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爲西京留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爲義  
成節度使族人卽伍爲鎮寧節度使兀欲姊壻潘聿撚爲橫海節度使趙  
延壽之子田贊爲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彥超爲雄武節度使史佺爲彰義  
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爲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伊益爲鳳翔節  
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爲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旣而何重建附  
蜀史匡威不受代契丹勢稍沮 晉主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  
爲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  
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  
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



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述軋奚玉拽刺勃海將高謨翰成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刺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詰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弗知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以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

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拐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

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遂行守恩建立之子也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八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

事為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三月

契丹主服通天冠

紗袍登正殿設樂照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有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

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

牙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

子所不敢望乞為皇太子樹不得已為言之契丹主曰我於燕玉雖割吾

肉有用於燕玉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

為也因令為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為中京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

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

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

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

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王北遷聲言欲出兵

陞迎歸晉陽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榮澤史弘肇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

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已已行軍司馬路城張彥威等二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氣氏揚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知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愿爲俘義節度副使使人苦其暴虐奉國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並亡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爲天下唱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齋出庫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爲留後徐州暉澶州章太原人也平朱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大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

者勿問令詣行在白餘契丹所在誅之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呵保機墓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辭超誤我馮后陰令左右求毋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聞帝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爲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戍不開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括歛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滄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

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戊寅帝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即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兵殺熙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帝見矩甚善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勸帝早引兵

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爲保義節度使侯章爲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爲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都指揮使鎮寧節度使和律郎伍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伍於牙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其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爲契丹所殺 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恭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埽橋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于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繼而出呼於賊中曰

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戊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栢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勝數百通所往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謂宣武

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悵悵今得歸死無恨矣 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衍太原尹 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為防禦使暉疑其詐復束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特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為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闕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歛城中髑髏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 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

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曠曰爾亦有力焉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為前驅又遣譙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汴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為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為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眾以為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眾推行德為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為鄭王梁嗣密王朱有逃禍為僧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為天子取嵩岳神袞冕以衣之

即眾萬餘襲鄭州大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彊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之俱西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為亂太置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群盜却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將入洛陽大逆擊走之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此地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為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晞疑潘環構其衆逐已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衆而南弘肇遣譙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棧刺退保懷州辛未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嘆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

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藥城病甚苦  
熱聚冰於曾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  
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起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  
矣即日先引兵入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  
而入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為主兀  
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  
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州諸門  
營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契丹主喪至國述  
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 帝之自壽陽還也留兵千  
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爲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  
市邑一日狼煙百餘舉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劉仁魯將步騎  
二千赴之會契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 或說趙

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千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減萬人不若先事圖  
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  
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  
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兀欲召

延壽及張礪和凝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  
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出  
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壽許我知南  
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下令延壽  
親黨皆釋不問間一日兀欲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  
王果於此禮上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  
署宣契丹主遺制其略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  
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於是始舉哀成服 帝集羣臣庭

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次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  
白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  
迂傍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  
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  
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則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  
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群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爲使司天奏太  
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  
諸道 甲午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瓌爲副留守河  
東審僚真定李驍爲少尹牙將太原蔚進爲馬步指揮使以佐之存瓌唐  
莊宗之從弟也 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丁酉史弘肇奏克澤  
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  
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弘肇還則

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曰兵已及此虜

破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令帝乃從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

令奇乃降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 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刺合兵逼河

陽提遇帥衆數千枚之戰於南阪敗死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刺

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况一城乎聞弘

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

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爲人沈毅

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槓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

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

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愛之辛丑帝至霍邑 甲辰帝至晉

州 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等拒命帝遣西南

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以利言論之戊申從朗舉滅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以  
編將薛瓊為防禦使辛亥帝至夾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壬子至石壕汴  
人有來迎者 六月乙卯帝至新安西京留司官悉來迎 丙辰帝至  
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  
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  
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  
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平聞者泣下 戊午帝發洛陽  
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  
戊辰帝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  
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青襄汝  
三節度 秋閏七月庚辰制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  
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凡六廟

### 三叛連兵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乙酉朔契丹永康王兀欲囚趙延壽於恒  
州辛丑帝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囚其父延壽告之

秋七月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匡贊契丹所署今猶在河中  
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守  
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  
重威仍請移心鎮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為歸  
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守貞為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徙護國節度使  
趙匡贊為晉昌節度使移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 杜重威自以附契丹  
負中國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璘質於麻荅以求  
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恒州指揮使張瑄將之重威請以守魏麻  
荅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

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鎮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 慕容  
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由是二將不協帝恐生它變欲自將擊重威  
九月戊寅詔幸澶魏勞軍 庚辰帝發大梁 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恐終  
不為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東南路出兵應援 帝至鄴都遣  
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內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慕容  
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  
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  
大梁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為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張  
瓚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帝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瓚曰繁臺之卒  
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又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  
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為杜  
重威之叛也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叢以諫不聽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

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璉來見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即晉之宋國長公  
主也帝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餓死者什七八存者皆疋瘠  
無人狀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十人  
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  
皆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  
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  
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  
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十二月丙戌帝發鄴都 蜀主遣雄  
武都押牙吳崇暉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伊益庚寅以山南  
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為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  
重建副之宣徽使韓保貞為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

州以擊鳳翔奉饗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于午谷以拔長安諸軍餐成都旌旗數十里 癸巳帝至大梁 侯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憚持兵籍糧帳西還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乾祐元年春正月帝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遂會回鶻入貢訴稱為党項所阻乞兵應接詔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晉昌節度判官李恕又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胡豈所願哉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涔不容尺鯉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贊何為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父在虜廷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為國家心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穿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起二月四日

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入卧内救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

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願望當以便宜從事 趙匡贊不俟李

恕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州以兵少

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景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文其面

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

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也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

趙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于午谷張虔釗至寶鷄諸

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

遁景崇帥鳳翔隴郊涇邠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 丁

丑帝殂秘不餐喪庚辰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弄其子弘

璋弘聽弘琛皆斬之二月辛巳發喪宣遺制皇子承祐即皇帝位 詔以

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

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諫成益入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之 二月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由

是大臣爭譽之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 侯益盛毀丑景崇於朝言其恣橫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內不自安且怨朝廷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吾屬至京師并死矣柰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癸酉至長安永興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劍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挺殺守門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

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隍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王景崇諷鳳翔使康表景崇知軍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靜難節度使丑守恩為永興節度使徙保義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竝同平章事以景崇為邠州留後令便道之官號州伶人請邊庭殺團練使田令方驅掠州民奔趙思綰至潼關潼關守將出擊之其眾皆潰 丁丑邠涇同舉四鎮俱上言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守貞與永興鳳翔同反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為上將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齎丸結契丹屢為邊庭所獲浚儀人趙修已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徙移鎮為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摠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

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皆質守貞益自負會趙  
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玉遣其  
驍將平陸王繼勳將兵據潼關以思綰為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最近  
匡國節度使張彥威常誦守貞所為奏請先為之備詔滑州馬軍都指揮  
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州不為所併金山雲州人也

夏四月以鎮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  
綰戊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浚為都  
監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寧江節度使侍衛  
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為西面行營都虞候 王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  
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 王景崇遣鳳州刺史徐  
彥書求通互市壬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 六月乙酉王景崇遣使  
請降于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西面行營都虞候尚洪遷改長安重傷而

卒 秋七月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乙亥表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  
兵擊之 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  
度使常思屯潼關白從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  
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皆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  
督 八月壬午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諭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  
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  
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詔白文珂趣河中  
趙暉趣鳳翔 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軍已丑以王景崇為岐陽節度使  
同平章事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  
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  
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  
及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

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已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詭譟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西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闘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闕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思結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

文珂等帥之剽掠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鄉長其裨不敢鳴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卧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艦舟於岸寇有潛往夾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九月蜀兵

援王景崇軍于散關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破之蜀兵遁去 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益于前天平行軍司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為隰州刺史仁矩于延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已子為之抱延廣而逃乞食至于大梁歸于益家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延道人齋瓊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衆守貞憂形於色召摠倫詰之摠倫曰大王富為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為然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紹遣其子懷乂見蜀主于成都戊寅景崇

遣兵出西門趨曠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太城曠整而圍之數挑  
戰不出曠溶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  
兵至矣景崇東遣兵數千出迎之曠設伏掩擊盡殲之自是景崇不復敢  
出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毋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  
凡在庭臣皆貢諫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鑒誠不聽又遣  
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沂陽以分漢兵之勢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  
使酸棗李彥尋等逆蜀兵丙申安思謙屯右界漢兵屯寶雞思謙遣眉州  
刺史申貴府兵二千趣橫壁設伏於竹林丁酉且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  
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遂北破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雞己亥  
思謙遣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謂衆曰糧少敵強宜更為  
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與元貴潞州人也 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

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發兵屯延丹境上聞官軍  
圍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其狀聞彝殷亦自訴朝廷和解之 初沈丘人  
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干李守貞守貞為漢所攻遣元更姓朱訥  
更姓李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唐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  
出兵應之唐主合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  
劉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公淮巡檢使軍于沂州之境金全與諸  
將方會會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地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  
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殲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  
厭兵莫有鬪志又河中道遠執不相及十一月丙寅唐兵退保海州唐主  
遣帝書讞請後通商旅且請赦守貞朝廷不報 王景崇累表告急於  
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十二月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  
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安肯為朕進取然亦發

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淨箭苦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新關壬辰軍于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為我擒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韓保貞聞安思謙去亦退保弓川寨

隱帝乾祐二年春正月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客省使閻晉卿曰賊甲皆黃紙為人所照妨辨耳衆無鬪志伺裨將李錡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鬪者邪援稍先進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十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己酉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鬪幾為虜嗤然虜伎殫於此矣晉卿忻州人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酹酒於村墅或賞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無得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為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詔以靜州隸定難軍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謝罪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夏四月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齎梯橋分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大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擒其將魏延朗鄭賓壬子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帥其衆千餘人來降



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庚申督諸軍百道攻之 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誘之初思綰少時求為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它日必為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後且為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閑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妻曰君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譏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以思綰為華州留後都指揮使常彥卿為虢州刺史令便道之官 秋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語郭從義以

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歛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按轡入城處于府舍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 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啄況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為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宰相靖姝孫愿樞密使劉芮國師摠倫等送大梁磔於市徵趙脩已為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祕書郎榆次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 戊辰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徙鎮國節度使扈彥珂為護國節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劉詞為鎮國節度使 八月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駿馬辭曰臣

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須使  
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  
領方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為比九  
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特賞威辭  
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鬪在於將士而功獨  
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御史弘肇兼中書令辛亥加寶貞固同  
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  
恩恐藩鎮缺望乙卯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  
審琦守太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已  
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錡並兼侍  
中辛酉加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兼中書令冬十月壬申  
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贊同平章事壬午加吳越王弘徽

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郭威  
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  
不亦濫乎初邢州人周瓌為諸衛將軍罷秩無依從且景崇西征景崇  
叛遂為謀主趙暉急攻鳳翔周瓌謂王景崇曰公卿與蒲雍相表裏今  
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  
景崇謂其黨曰事窮矣吾欲為急計乃謂其將公孫鞏張思練曰趙暉精  
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詐降勿令寇入吾與周瓌以  
牙兵出北門突暉軍縱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癸巳未明鞏思練燒  
東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訶之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瓌亦降

郭威篡漢 劉昫據河東附

後漢高祖乾祐元年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春正月甲子始不豫  
丁丑帝大漸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

在卿輩是日帝殂 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為周王同平章事 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 宣遺制令周王即

皇帝位 蘇逢吉等為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三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言今關西

紛擾外禦為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

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取人言欲棄之於外况關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

乞留過山陵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勤舊之臣柰何聽人言而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為之它人無預丁丑罷濤政

事勒歸私第 夏四月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三午制以樞密

使楊邠為中書侍郎 部尚書同平章事 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副成為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真同平章事 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

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盡決於邠事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

宋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彊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已以其除官太濫為眾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

有自漢興至亡不置一命者凡門蔭及日司入仕悉罷之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秋七月庚申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

事 隱帝乾祐二年三叛既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瑕丘後田贊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為度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帝不

以為意七月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昭即昭遠避

道盈也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 高祖諱改之

三年夏四月楊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  
旁曰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不者迭為之相公辭之是也帝聞之不  
悅辛巳以虔裕為鄭州防禦使朝廷以契丹近寇橫行河北諸藩鎮  
各自守無扞禦之者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  
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  
諸軍畏服號令行矣帝卒從弘肇威弘肇怨逢吉其議逢吉曰以內制外  
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  
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且用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  
賣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屬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  
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  
然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

有隙 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為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  
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 五月庚子郭

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  
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

肇皆先帝舊臣盡忠狗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  
願竭其愚篤庶不負驅策帝歛容謝之 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

為酒勢令史弘肇不開其事客省使閻胥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  
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

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歐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  
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執慰之弘肇即上馬去邠

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  
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

處分五糞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外官楊史固止之 帝自即位以  
 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  
 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同平章  
 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  
 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括撫遺利  
 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徭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  
 外尚有餘積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  
 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  
 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  
 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何益於用  
 俸祿者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帝左右嬖倖浸用事  
 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

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業為帝即位尤蒙寵任會宣  
 徽使關業意欲之帝及太后亦諷執政邠弘肇以為內使遷補有次不可  
 以外戚起居乃止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  
 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共怨  
 執政文進并州人也平盧節度使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執  
 手於執政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弘肇謝弘肇怒  
 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帝欲立  
 所幸耿夫人為后邠以為太速夫人卒常欲以后禮葬之邠復以為不可  
 帝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帝前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  
 言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云邠  
 等專恣終當為亂帝信之當夜聞作坊鍛聲疑有急兵達旦不寐司空同  
 平章事蘇逢吉既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屢以言激之帝遂與業

文進臣贊允明謀誅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儒怯誤人太后復以為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閣所知拂衣而出十一月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閩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它故辭不見丙子且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帝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穉子視朕朕今始得為汝丰汝等免橫憂矣皆拜謝而退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僉從盡殺之弘肇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寧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真定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平盧節度使符存魯水興節度使郭崇義秦寧節度使劉彥超任國節度使許懷讓鄭州防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內侍省使閩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洪建業之兄也時中外人情憂駭蘇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事業等謀聞變驚懼私謂人曰事大忽忽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丁丑使者至澶州李洪義畏懦慮王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囚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奈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疆兵據重鎮一旦為群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

與諸公拔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脩已謂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故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兵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筋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己卯吳虔裕入朝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為懦夫計耳帝乃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是日郭威已至澶州李洪義納之丑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帝遣內養鸞脫覘郭威威獲之以表置

鸞脫衣領中使歸白帝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逼臣南行詣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廷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庚辰郭威趣滑州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延渥洛陽人其妻高祖女永寧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為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侯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踊躍辛巳鸞脫至大梁前此帝議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為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天子勿惜府庫乃賜禁軍人二

十絙下車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壬午郭威軍至封丘人情恐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恃其驕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蟻蟻耳當為陛下生致其魁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帝復遣左神武統軍劉義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義象先之子也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東北軍遇於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勤舊非死亡切身何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時扈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陳郭威戒其衆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

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重進帥兵拒之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奔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義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奉陛下願乘間早幸臣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板上下馬免胄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帝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殺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業奔陝州後匡贊奔兗州郭威聞帝遇弒號慟曰老夫之罪也威至玄化門劉銖兩射城外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遣前曹州防御史何福進將兵守明德門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發



軍士入前義戎節度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既而進曰某等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遂刎其首而去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鎗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震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為鄰欲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為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右千牛衛大將軍棗疆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侍中意邪執弓矢踞胡床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殺之里中皆賴以全丙戌獲劉錫李洪建囚之錫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為人婢妻曰以公所為雅當然耳王殷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至脯乃定寶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

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為相值楊吳弄權李業等作亂但以凝重處其間自全而已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衆與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詰稱郭允明弒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元太后於萬歲宮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卧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之贊已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贊承大統太后詰所司擇日備儀駕迎贊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

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為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揆定皆得其宜初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水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水德郭威之壻也會楊邠等誅密誅思殺水德思素聞郭威多奇異囚水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水德而讓之庚寅郭威帥羣臣上言比皇帝到關動涉澆旬請太后臨朝聽政 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為樞密使袁義為宣徽南院使王殷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 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為洪建請免死郭威不許後匡贊至兗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其兄保義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殺之而取其金 錢俶邢州奏契丹主將數萬入寇攻內丘五日不克死傷甚衆有戍兵五百叛應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賈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 丁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范質為樞密副使 武寧節度使賈留右都押牙翼廷美元從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者陷京師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已酉威聞之即引兵趨澶州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 壬子郭威度河館于澶州癸丑且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丙辰至韋城下書撫

論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憂疑戊午威至七里店賈  
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臯門村 武寧節度使贊已至宋  
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  
之又遣前申州刺史馬鐔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於府門外  
贊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  
衛無它也贊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贊執崇  
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少頃崇威出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  
部兵為贊宿衛徐州判官董喬說贊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  
皆言郭威已為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  
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  
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眾歸  
之贊大懼郭威遺贊書云為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元王度奉侍

通辭行贊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崇威奪  
衛兵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  
草草此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喬賈貞等數人已未  
太后誥廢贊為湘陰公馬鐔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后誥以  
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步軍將校醉揚言  
鄙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監  
國自臯門入宮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號叔之後國號宜曰周  
改元大赦楊邠史弘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為歛葬仍訪其子孫叙用之凡  
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  
姦者竝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  
唐莊宗明宗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

陵戶竝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瀆竊盜賊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疆和男女竝死漢瀆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爲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 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丑彥超權武寧節度使 漢李太后遷居西宮已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 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 以衛尉卿劉皞主漢隱帝之喪 初河東節

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

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贊慶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爲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輩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贊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帝使贊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懼死帝復遣贊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 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爲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 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 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 是日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節度判官鄭珙爲中書侍郎觀察判官榮陽趙華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爲城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陳

光裕為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瓌張元徽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何是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餘簿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康吏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為直督頗諳故事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驥立祠歲時祭之 己卯以太師馮道為中書令加實貞固侍中繇禹珪司空 初北漢主立契丹主使聿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圍栢丁亥以承鈞為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 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英 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崇為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為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為節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為觀察判官校書郎王相為掌書記頌協之子朴東平人也 戊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為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 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數日不克死傷甚衆乃引兵去遷鄆州人也 丁未契丹主遣其臣梟骨支與朱憲偕來賀即位 丁巳遣尚書右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舍人李晉使于契丹乞兵為援 詔加奉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崇諒即崇遠也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讒倉猝之閑召卿赴闕卿即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即便回馬首徑返龜陰為主為時有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

勁草之心若使為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為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 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鬻廷美 比漢李訥至契丹契丹主使拽刺梅里報之 夏四月契丹主

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攻以厚賂謝契丹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遣左

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 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洪卒于契丹 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為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蘇禹珪竝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羅光艱兼樞密副使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彊記謹弁瀛度李穀沈毅有器畧在帝前論議辭氣忼慨善譬諭以開主意契丹遣燕王述軋等冊命北漢主為大漢神武皇帝妃為皇后北漢主更名昊 秋七月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傅興衛融等詣契丹謝冊禮且請兵 八月壬戌葬漢隱帝于頴陵 九月北漢主遣招討使李存

瓌將兵自圍栢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彊之癸亥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主漚僧作亂弑契丹主而立述軋契丹主德光之子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述律以攻述軋漚僧殺之并其族黨述律為帝改元應曆

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冬十月

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虎亭 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

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

未軍于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離鎮王彥超未

至地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揮使刘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

共拒之史彥超雲州人也 十一月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

子以王峻為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

得自選擇將使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饒之 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

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共救之且遣使諭峻十

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

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

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馬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

聞之自以子提耳曰幾敗吾事庚寅敕罷親往初泰寧節度使兼中書令

慕容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新糧潛以書結北漢使

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為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

諭與之為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關偽輸情款實覘機事

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

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既而彥超反跡益露丙申遣

閭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 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

晉州晉州南有蒙院最為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院

喜曰吾事濟矣 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帝知其詐即許之既而復稱境內

多盜未敢離鎮 北漢主攻晉州又不克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

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阮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排陳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悉發其衆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剪撲必為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蕭禹厥恥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旬日而斬之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百衆

二年正月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為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群盜剽掠鄰境所在奉其反狀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復隸秦寧軍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為都部署討彥超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為副部署皇城使河內向訓為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為行營馬步都虞候帝以元福宿將命與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兵五千軍于下邳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沭陽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轉命不暇然後乘閒而動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於沭陽彥超之勢遂沮壬申王峻自晉州還入見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之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安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為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泰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彥超怒以周度阿庇司馬閻弘等斬於市夏四月帝以曹英等攻兗州



又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鄭仁誨權大內  
 都點檢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 五月庚申帝  
 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己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  
 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給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  
 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家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  
 珍寶由是人無鬪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  
 祠帥衆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  
 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 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權知兗州事癸未降  
 恭寧軍為防禦州

顯德元年春正月壬辰帝殂晉王榮即帝位 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  
 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衮  
 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為行軍都

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為前鋒都指揮使 國相南趨潞州

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楊金錫將兵二千逐戰於  
 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徽與金均戰陽平不勝金均逐之伏發殺  
 金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子榮也避上名改為  
 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  
 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  
 禦之帝曰崇挾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  
 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  
 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  
 未審陛下能為山否帝不悅惟上溥勸行帝從之 三月北漢乘勝進

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以鎮  
 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

軍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趨澤州宣徽使何訓監之重贊憲州人也

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以鄭仁誨為東京留守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真定趙鼎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為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晁械於州獄壬辰帝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癸巳前鋒與北漢兵遇擊之北漢兵却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無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重贊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

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為然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衮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地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者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契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

太祖皇帝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

我引兵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  
 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  
 直夏津馬仁瑀謂眾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  
 人士氣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馬全又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為我擒願陛  
 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即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  
 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  
 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  
 幟收兵不能止楊衮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  
 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  
 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使者或為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  
 官軍敗績餘眾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  
 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眾萬餘人阻澗而陳溥募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

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  
 不可勝紀是日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  
 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違曙不至者甲午休兵於高平選北漢降卒數  
 千人為效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一千餘  
 人賜貲裝縱遣之李穀為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  
 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騮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宵  
 迷倩村民為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  
 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  
 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書卧  
 行宮帳中張辰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  
 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瀆不立雖有熊羆之士  
 百萬之眾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

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它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灑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柩車歸葬自是驕將情平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史彥超為鎮國節度使張永德盛稱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

太祖皇帝為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以馬仁瑀為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義為散負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釋趙鼎之囚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壘以備周楊衮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衮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壬寅以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為都監李重進為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將

步騎二萬發潞州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與彥卿合軍而進劉詞為隨駕部署保大節度使白重贊副之夏四月北漢孟縣降彥卿晉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北漢防禦使董希頽降帝遣萊州防禦使康延沼攻遼州密州防禦使田瓊攻沁州皆不可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溥單騎說遼州刺史張漢超漢超即降乙卯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于嵩陵廟號太祖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聞之始有兼并之志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既而諸軍數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國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已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

糧 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脩論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

治人之大凜廉耻立人之大節况為大臣而無廉耻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府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自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哭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賢人無間言宛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絁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

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首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它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杜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為相。彼又安肯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辛酉，符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光原、嵐州刺史郭言皆舉城降。王彥超、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癸亥，沁州刺史李廷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癸酉，北漢忻州監軍李勅殺刺史趙阜，及契丹通事。

楊釋姑舉城降，以勅為忻州刺史。五月丙子，帝至晉州城下，旗幟城四十里。楊衮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二于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衮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衮。衮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以鄭處謙為節度使，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為北漢之援。庚辰，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丁亥，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謙，誣奏云：潛通契丹，符彥卿南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為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處寡不敵，為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府州防禦使折德宸將州兵來朝。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德宸為節度使。時大發。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六十一  
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又兩士卒疲病及史彥超死  
乃議引還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值周兵圍晉陽留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處  
讓囚得中送於周軍帝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  
送楊衮它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  
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  
發兵據險而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  
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  
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  
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芻糧數十萬在城下者悉焚棄之軍  
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周所置刺史  
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  
拔之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丙辰謁高陵庚午至大梁帝違眾議破

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  
書諫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  
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偏迫  
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  
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  
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  
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也北漢主憂憤成疾悉  
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 初帝與北漢主相拒於高平命前  
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猪嶺遏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遁  
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 冬十一  
月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騎大  
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為帝更名鈞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三  
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  
詔謂之兒皇帝

三年夏四月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廟號世祖

### 世宗征淮南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春三月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  
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  
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  
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  
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  
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返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  
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  
其財也時使薄歛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

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  
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  
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  
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  
疆弱然後避實擊虛避疆擊弱未湏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  
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  
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  
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  
其不至移兵攻之庶幾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  
疆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  
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  
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



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相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  
上田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唐主性和柔好文  
華而喜人順已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  
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爲之出師遙爲聲援又遣使自  
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  
水淺涸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爲疆場無事坐  
費資糧悉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  
以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使  
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  
武安人也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爲污澤上謀擊唐先命武  
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上  
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

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  
將兵二萬趣壽州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應援使常州圍練使  
姚鳳爲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  
難以翰林承旨戶部尚書殷崇義爲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李穀等爲浮  
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  
已卯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起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 帝詔吳越  
王弘俶使出兵擊唐

二年春正月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上窰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  
州之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 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  
安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信節度使韓通權  
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命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  
將兵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上壬寅帝發大梁

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拒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圍鎮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奏賊艦中淮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衆心動搖頃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驛陳頴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為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由是劉彥貞等爭譽之以為治民如龍黃用兵如韓彭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

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衆拜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為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壬子帝至永寧鎮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為餓殍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丁巳徵宋亳陳頴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庚申帝命太祖皇帝擊之

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於渦口斬其都  
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 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為南  
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唐主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徽泚  
徙民入城為固守之計徽泚不從使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則與兵民俱死  
於此耳唐主善之 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視之戊辰廬壽光  
黃巡檢使元城司超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  
四十餘艘上命

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

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

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

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

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人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刃

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

宣祖皇帝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

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日乃得入上遣翰林

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

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

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

太祖皇帝由是重儀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

詞遺表薦其幕僚蔚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為滁州軍事

判官

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鞠然後決所活什

七八

太祖皇帝益奇之

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

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願以先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甲戌徐州以聞帝不答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尊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于沈

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卧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鄰日屢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

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帝謂知揚州無備已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成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朗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茶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犒軍

此條在卷五

漁陽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

周曰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

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逆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帶於馬

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

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

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

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

覓求為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以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

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大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

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

辨為如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說首不能對人問器玩在坎田宅何在

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德鈞申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馬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  
復以為翰林學士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為帝曰余遠來徇義今大事  
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  
今大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欲與之度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汝  
俟汝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  
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贈帝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  
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初張敬達  
既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尚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雄節度副  
使田承肇帥眾攻漢筠於府署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  
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為亂  
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  
恩奈何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曰朕憂

抹土餘無所知 充舒黃招安巡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  
州兵數萬攻光州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  
降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 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襲  
舉州來降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 秦鳳之平也上赦所俘蜀兵以隸  
軍籍從征淮南復亡降於唐癸卯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 丙  
午孫晟等至上兩庑戍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  
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  
聞之甚怒晟曰臣為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之 唐主使  
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  
百萬以求罷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自是欲盡得江北  
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  
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乃許之 又因奏遣王崇質與德

明俱歸上遣供奉官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詔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侯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蓋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上表謝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爲無益德明輕挑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及孫晟使五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爲應援都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爲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訢文稹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文稹爲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爲將仁肇仁翰之弟也

夏四月甲子

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以武德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都部署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遣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于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帝又遣

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

太祖皇帝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死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己巳帝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擒陸孟俊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

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趨六合

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度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

太祖皇帝陽為督戰以劔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劔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先是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已卯韓令坤奏敗楚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獲漣州刺史秦進崇張永德奏敗泗州兵萬餘人於曲溪堰 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為淮南節度使兼松江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口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帝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望見知其意即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五月壬辰朔以渦口為鎮淮軍

戊戌帝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守壽州自渦口北歸己卯至大梁 六月壬申赦淮南諸州繫囚除李

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安長吏以聞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

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

數百人焚其攻具 唐駕部員外郎宋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為

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 秋七月唐將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棄城走

李平取蘄州唐主以元為舒州團練使平為蘄州刺史元又取和州初唐

人以茶鹽疆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

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

聚山澤立堡壁自同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

屢為所敗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為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與壽州城

中燃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俟克城更

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軍以授揚州主者命揚州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  
毫不犯揚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滁州守將亦乘城去皆引兵  
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  
德於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各自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  
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濠州遙為壽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署紙尾  
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覺無敢言者 八月殿前都指揮使義  
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  
仁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為  
鐵紼千餘尺距浮梁十餘步橫絕進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進 冬  
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之斬首三  
千餘級彥昇蜀人也 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於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  
攻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鍊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

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甲申以

太祖皇帝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  
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  
單騎詣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既為將帥奚相疑  
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衆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厚利  
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  
待之甚厚每朝會班之於中書省官之後時石晃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  
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責以所  
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然不對十一月乙巳帝命  
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  
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  
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



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讓拜衛尉少卿 十二月壬申以張永德爲殿  
前都點檢 分命甲使發陳蔡宋亳潁兗曹單等州丁夫數萬城下蔡  
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  
海如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爲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  
之忿懟數面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  
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禎都軍使邊錡北面招討使永安將兵數萬沂淮救  
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  
春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  
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劉仁贍請以邊錡守  
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  
比爲小校所執仁贍命署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器於中門以

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  
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  
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兵帝  
疑之李穀寢疾在床 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  
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鑿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  
下矣上悅 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爲  
大內都巡檢以待衛都虞候韓通爲京城內外都巡檢乙亥帝發大梁先  
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爲恨返自壽春於大梁  
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  
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泝潁入淮周  
人見之大驚乙酉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度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  
擐甲冒軍於紫金山南命

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是帝分兵守諸寨還下蔡唐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詣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宋均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為妻子死乎辛卯夜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帝慮其餘衆必派東潰遽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鼎將水軍數千泚淮而下壬辰且帝軍于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錫楊守忠餘衆果泚淮東走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時帝馳至荆山洪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鎮淮軍癸酉從官始至劉仁瞻聞援兵敗扼吭歎息甲午發近

縣一夫數千城鎮淮軍為二城夾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間扼濠壽壽濠之踞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以水軍泝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右龍武統軍趙匡贊規知之伏兵邀擊破之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戊戌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為武寧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己亥上自鎮淮軍復如下蔡庚子賜劉仁瞻詔使自擇禍福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為沮衆派撫州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守禦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為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出甲辰帝耀兵於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蕪侍中劉仁瞻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瞻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仁瞻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瞻子崇讓復出謝罪戊

申帝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北廷構等昇仁贍出城仁贍不能起帝  
慰勞賜養復令入城養疾庚戌徙壽州治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  
唐文書聚山林者竝召令復業勿問罪有嘗為其殺傷者毋得讎訟鄉且  
改今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辛亥劉仁贍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  
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汙爾為多  
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  
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為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 詔開壽  
州倉賑飢民丙辰帝北還夏四月己巳至大梁 甲申分江南降卒為六  
軍三十指揮號懷德軍 五月丁酉以

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 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寧  
節度使武行德于定遠行德僅以身免唐主以廷謂為滁州團練使充上  
淮水陸應援使 秋十月丁亥上治定遠東及壽春城南之敗以武寧節

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為左衛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為右衛大將  
軍 冬十月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  
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  
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庫侍衛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

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帝自攻濠州  
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  
命水軍攻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  
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  
為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唐有戰  
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自將兵夜餐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  
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  
城下

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帝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為宿州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訶之唐兵退保清口戊午旦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

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士卒乘勝氣爰涉爭進皆忘其勞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沁淮東下者帝自追之

太祖皇帝為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二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錄

事參軍鄒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濠州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嘗奉延鄒之子以官壬戌帝濟淮至楚州營于城西乙丑唐雒武軍使知漣水縣事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為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使將濠州兵攻天長帝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趣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度江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瘡病十餘人而已癸酉守琦以聞帝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 己丑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府事 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

度欲鑿楚州西北鶴水以通其道遣使循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  
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  
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壬辰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陸先是帝遣  
左諫議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  
平當陸歸耳已而果然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  
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丁未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  
猶帥衆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床以闕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  
降者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遣指揮使魏璘將戰船百艘東下會伐唐至  
于鄂州 唐以天長為雄州以建武軍使楊文贇為刺史二月甲寅文贇  
舉城降 戊午帝發楚州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  
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 乙亥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  
王審琦攻唐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 三月壬午朔帝如泰州 唐太弟

景遂前後凡一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弘冀嫡長  
有軍功宜為副謹奉上太弟寶冊齊王景達亦以敗軍辭元帥唐主立景  
遂為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  
以景達為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督景達以浙西方用兵固辭改撫州大  
都督立弘冀為皇太子參決廢改 辛卯上如迎鑾鎮屢至江口遣水軍  
擊唐兵破之上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沛州將趨海口扼蘇杭路遣殿前  
都虞候慕容延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  
釗奏大破唐兵於東沛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唐主聞上在江上恐  
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  
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州舒蘄黃未下丙申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  
上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  
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丁酉覺請

遣其屬閭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戊戌吳越奏遣上直都指揮使處州刺史邵可遷秀州刺史劉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岸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庚子上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軍及兩浙湖南荆南兵並當罷歸其廬靳黃三道亦令斂兵近外俟彼將士及家屬皆就道可遣人召將校以城邑付之江中舟艦有須往來者並令就北岸引之辛丑陳覺辭行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壬寅上自迎變後如揚州癸卯詔吳越荆南軍各歸本道賜錢弘俶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匹甲辰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為節度使丙午唐主遣馮延巳獻銀錢絹茶穀共百萬以犒軍己酉命宋廷渥將水軍三千浙江巡警庚戌救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戶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

者亦委長史以時檢校辛亥唐上遣其臨汝公徐遠代已來上壽五月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辛卯以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周周正朔仍告于太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為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常笑烈祖戢兵為齷齪曰安陸所喪纜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已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眾默然自唐主內附帝止因使

者賜書不嘗遣使至其國已酉始命大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于唐賜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曆劉承遇之還金陵也唐主使陳覺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有處分至是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秋八月辛丑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表謝恩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誰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友賜詔書又稱有情事令鍾謨上奏乞令早還唐主復令謨白帝欲傳位太子九月丁巳以延魯為刑部侍郎謨為給事中已未先遣謨還賜書諭以未可傳位之意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來賀天清節 冬十一月乙丑唐主復遣禮部侍郎鍾謨入見 初唐大傅兼中書令楚國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躁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為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易

及許文稱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國人恟懼齊丘嘗歡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涕泣而為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讓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也唐主心懼即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為之副覺自周還亦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邊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為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矯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

鍾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又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  
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為天下主豈敢殺忠臣乎謨還  
以白唐主唐主欲誅齊立等復遣謨入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  
十二月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立覺徵古罪惡聽齊立  
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覺立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  
賜自盡黨與皆不問遣使告于周

六年春正月唐宋齊立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以墻給飲食齊立歎曰  
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秦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醜繆 夏六月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戊寅詔  
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緩懷鄉久奉金陵未可改國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  
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  
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唐主遣其子

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  
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卿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  
定保無它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  
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  
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  
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敦明信  
義以兼愛地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  
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  
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  
所為也帝王之體裁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強梁既得之曾不  
手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



御臺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瞻以堅守家裏嚴  
忠存焉兵以及虜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  
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其  
大辱得與莊宗同日語或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  
小邦懷其惠世宗近之矣

事本末卷第四十一



